

春秋穀梁經傳補

春秋僖公經傳第四補注第十一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撰異曰公羊宋公

下有會字孔廣非伐喪也伐喪無道故謹而月之補曰

森曰衍字也於內今亦施之於外者齊桓以安危所繫故書月以表之宋襄欲繼齊桓之業故亦謹而月之

夏師救齊魯師善救齊也補曰疏曰以魯昔與齊仇讐恐救

嫌內兵獨救義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廩丘廩齊地補曰上

師宋公與伐而不與戰也公戰不言伐補曰疏曰春秋

羊以此解戰上言伐之義戰不言伐補曰疏曰春秋

言伐則不言戰人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不言及言及惡宋也何休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

于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
惡宋也卽言及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鄭君釋之曰及者別
河曲不言及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鄭君釋之曰及者別
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事而已義
兵則各直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人
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興霸
事而伐喪於禮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卽實以宋及
齊明直在宋邲之戰直在楚爭舉兵故略其先後補曰疏
于河曲不言及疾其亟戰爭舉兵故略其先後補曰疏
曰鄭云邲戰直在楚者公羊意如此故據之難何休桓
烝案言戰先言伐亦是惡宋可知傳省文也據左傳桓
無適子膏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而雍巫
因寺人貂薦羞爲無虧請又許之無虧者長庶也上伐
是齊立無虧而宋納孝公此戰是齊人旣殺無虧將立
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戰當時一伐一戰同役
異情但君子承史脩經專舉大義事之細曲多在所略
史書伐齊戰賦伐喪之罪無所逃經因存月以非之
反其及文以惡之伐戰並舉又寓其意使後人讀此卒
後葬前之文而宋襄伐喪之罪益著則其事之細曲固
不必論有欲詳考之者而曲折微妙之旨在其中家鉉翁說
人之經簡易正大而曲折微妙之旨在其中家鉉翁說

晉荀吳伐鮮虞曰存大節而略細故春秋

法也此言最是學者當一以穀梁躡之

狄救齊善救齊也

補曰疏曰善狄能憂中國文烝案重發傳者嫌與諸夏異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豎刀易牙爭權五公子爭立故危之補曰注上句公羊下句左傳

冬邢人狄人伐衛狄其稱人何也

補曰據當言邢人及狄如晉人及姜戎春秋亦

有不稱人而不言及者伐秦伐晉之白狄伐吳之淮夷是也但姜戎白狄淮夷皆複字或言及或不言及皆可

成文若狄則單字不稱人則必言及既言及可不稱人矣陸渚杜諤趙鵬飛黃仲炎吳棫程端學等以為狄稱

人者便文猶書吳人縉人不知便文可言及也凡單字所以有不成文者荀子曰累而成文名之麗也麗即儷

字謂配偶也吳言人梁善累而後進之累積補曰善積言山滌言水皆其類

教稱人而於伐稱人教是善事但不若書聘為舉道故與荆人不同也聘稱人為進夷狄之文教稱人則與中

國文同非其教前已伐衛所以救齊也何休曰即伐衛有善事不得遽進已

伐楚救江矣又傳以為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鄭君釋之曰文三年

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
 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狄救
 齊冬邢人狄人伐衛其為救齊可知故省文耳事同義
 又何異補曰傳以是春衛伐齊是夏狄救齊今狄又伐
 衛故言所以救齊申釋伐之所**功近而德遠矣**近耳夷
 以為善也此經自不得有救文**功近而德遠矣**近耳夷
 狄而憂中國其德遠也補曰狄有何功德可言近遠指
 衛齊尤曲注非也此句謂齊桓也桓之功近在中國而
 桓之德遠及夷狄故狄與邢共救之也君子於齊桓之
 殺未忍遺忘之此及下二十年兩稱狄人傳於此曰伐
 衛所以救齊功近而德遠於二十年曰邢小其為主何
 也為主乎救齊明夫救齊一事深當聖意文施於進狄
 而義起乎崇齊木瓜之思下泉之志固若是其章章也
 夫宋輔桓以霸者也邢衛則皆桓所存也宋與衛伐齊
 而邢狄能救之齊與狄盟于邢而衛卒滅之故春秋自
 伐齊至於滅邢惡宋衛而善邢狄屢書不一書其意皆
 相贊也何休孫復以為狄稱人者善救齊孫覺曰傷中
 國而罪諸侯也中國無道則孔子欲居九夷諸侯伐齊
 狄能救之則進之曰無道則孔子欲居九夷諸侯伐齊
 人皆所以傷中國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補曰滕宣公也宋公稱人者滕有罪

也執諸侯自戎蠻子赤以外皆不名滕獨名滕自昭簡以前卒皆不名獨名於其執蓋狄道正長嫡不以名通史於此書名見非正也趙與權曰齊桓之伯執不及君已爲薄矣宋襄效之而執虐人之君其能免乎程端學曰出乎爾者反乎爾故楚執宋公矣文烝案執諸侯大夫常例皆時當如何休說此月者惡宋襄無道又前此執虞公爲執之變文此乃執君之始也故謹之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曹南曹之南鄙補曰蓋

國之南近都城○撰異

曰宋公公羊作宋人陸清從公羊

緡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緡子用之

○撰異曰上緡子汲古閣公羊作邾

人誤唐石經亦作邾子

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

與厠豫也補曰之盟是盟

也謂上曹南盟卽解此經盟字孔廣森曰不言如會人者未至曹南也邾在曹東緡西將如曹南道出其國人

因己以求與之盟己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補曰

惡邾子故執特謹日尚不論及用也稱人者從衆辭例凡執諸侯爲衆辭者皆是與其執有罪此執信用邾惡

易見雖爲衆辭無用之者叩其鼻以衄社也

嫌於罪緒而與邪用之者叩其鼻以衄社也

豐祭社器補曰疏曰論語云以杖叩其脛則叩謂擊也

文烝案范言贊器非也衄社者以血贊社謂祭社也

禮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鄭衆曰珥社稷以牲頭

祭也鄭君曰珥讀爲衄祈或爲剗剗者豐禮之事也

山海經祈珥用魚郭璞曰以血塗祭爲珥珥亦衄字也

公羊曰叩其鼻以血社左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

于夷唯之社欲以屬東夷何休曰不言社者本無用人

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又案用人甚無

卒此以被用記耳雖爲魯墮不得名趙汭曰小國之君

不卒則亦不名故邾我

秋宋人圍曹

補曰沈棐曰伐齊盟曹南從宋者惟曹邾善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會無主名內卑者也四國稱人外卑者也杜預

曰地於齊齊亦與盟補曰案左傳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忌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楚人鄭人時之班大與襄五年吳人緡人亦同但吳班多在楚班本不定稱人而序或在末或不在末皆為常文無他義也卑者盟不日宿月此不月者以楚初與盟故略之甚○撰異曰公羊作公會唐石經左氏同趙汭曰魯有救四公子之嫌終孝公世僖公未嘗如齊卒為仇敵此盟決非公往

梁

亾自亾也

補曰實是秦滅而以亾為文明其自亾也疏據下力役之文謂梁之土地必為人所取似

同公羊魚爛而亾亦

酒於酒

補曰飲酒淫於色

補曰荒

同左氏秦得之也

酒於酒

齊色曰酒

淫於色

放於妻

妾**心昏耳目塞**

補曰言君以上無正長之治

通言卿大夫

正亦長也謂官之長也周禮曰建其長立其兩建其

官不事

大臣背叛

補曰言民為寇盜

兼此數者必亾之

如加力役焉

道其事

梁亾自亾也

補曰言以其如上

所云故為自亾

道也

如使伐之而滅之則淫淫不足記也使其自亡然

上自反言之春秋曰言涵該淫色以下五句此二句承

加力役紀賢而滅天也所謂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

故書曰紀侯大去其國閔之而全之也梁涵而亡人也

所謂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故

書曰梁亡罪之而著之也舉此二義則餘皆可推春秋

其至矣乎傳其備矣乎張治曰春秋變法以書諸侯自

取滅亡者有二晉人執虞公猶言兵已加頸而不自知

也梁亡言國自亡而不之覺也此胡氏所謂如化工之

賦形異於畫筆之肖

像張略本蘇轍說

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

而已矣補曰此下皆夫子自述之言也不言子曰者傳

舊也梁亡鄭棄其師之屬是因史之文也文烝案加損

者猶史記云筆削也正名者即論語答子路為政必先

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朱子或問用

馬融說以為使事物之名各得其正而不紊是也君子

於魯史之文有所加損以其名不正故加損以正之孟

子引夫子之言曰其義則果竊取之而莊子以為春秋

道名分即此謂也其在史舊文已足見義其名既正

不須加損則此梁亡鄭棄其師之屬是也劉知幾引汲

冢瑣語晉春秋獻公十七年鄭棄其師其文正同足與
魯史相證故知殺梁子無虛語也二事所以爲正名者
具如下**梁**出惡正也正謂政教補曰正卽政字呂氏
文所論**梁**出惡正也春秋曰班馬正以正爲政荀子
書尤多出舛發也行也惡依今音讀入聲與下異劉蕡
對策引用此傳曰上出惡政胡安國傳亦曰心昏而出
惡政皆是也始於耽酒色中於失官守終於釀羣盜皆
緣君之無道積漸使然故總言出惡政爲君人者之明
監大誠左傳言梁伯亟城罷民公羊家言梁君隆刑峻
法亦足兼之矣以出惡政而凶故正其名直云梁不言
秦滅**鄭棄其師惡其長也**長謂高克補曰鄭伯以惡其
之不罪主將高克此二事適合聖意故無可加損也加損
正名者脩春秋之大宗指左氏公羊皆言脩穀梁言加
損言脩言加損皆在文辭之間而一經之事迹皆史氏
之本書從可見焉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故春秋作也猶述也

二十

年春新作南門作爲也

補曰爾

有**加其度也**

更加使

杜預曰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
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案史記孔子世家記齊人歸女

樂事曰陳於魯言新有故也非作也責其改舊制補曰

城志高門外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

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注克寬曰僖公之篇

無城築土功之南門之過制南門者法門也子諸侯皆

愛民矣而猶有南門之出入故謂之法門補曰法門與法

南面而治法所出也諸侯之城四面皆有門皆是法

門此新作者則魯城南門注牽合南面爲義以法令解

法字皆非也南門固無明非以此專法門之稱也何休

說公羊以爲諸侯軒城缺其南方謂之孰

說文缺缺也古者城缺其南方謂之孰

夏部子來朝也何休曰公羊曰明當尊遇之異於鄧穀案左傳郤

五月乙巳西宮災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言閔公非僖公

宮也補曰父爲考廟稱禰禰之言適也成三年傳曰

新宮者禰宮也近猶似也爲於也僖之頌稱閔廟曰新

廟奕奕自據時人恆稱非春秋文例矣觀於閔僖之間

可知受國爲人後之禮據文二年傳知其相爲昭穆據

此傳知其不稱考禘祭法所謂考廟王考廟者言其常
法耳非以為稱其稱之則直言諡也昭穆之次人定也
祖禘之名天定也**以諡言之則如疏之然**而云西宮補
此制禮之精意也**以諡言之則如疏之然**而云西宮補
曰成三年傳曰迫近不敢稱諡恭也莊二十四年傳以
曰斥言桓宮以惡莊也若論禮之正稱則以宮配諡以
是為閔宮也補曰宮言西見為閔宮也凡寢與廟必南
稷廟在中央當昭者處東當穆者處西皆別為宮院又
聘禮疏曰諸侯有五廟大祖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
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
又謂之閔門此買據家人葬法以推廟制知其相並排
列與阮謨禮圖同閔為穆廟居於最西故言西宮足明
其為閔宮也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子考公舊弟煬公
熙子幽公宰弟魏公濇弒幽公而立子厲公擢弟獻公
具子貞公弟武公敖子懿公戲兄括之子伯御弒懿公
公而立周宣王殺伯御立懿公之弟孝公稱子惠公弗
無諡必無廟伯禽廟為世室不毀其初實為昭廟伯禽
以下考穆煬昭幽穆魏昭厲為穆獻昭眞穆武昭懿穆孝
昭惠穆隱昭桓穆莊昭故閔為穆也公羊以此為小寢
內之西宮甚誤宮寢之宮經皆言寢不言宮自楚宮外

言宮皆
為廟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補曰案左傳為邢謀衛難也狄稱人與衛人及狄盟異明亦特文外盟不

日此又不月者以與邢為主焉爾補曰為主也凡會盟以國

狄共盟故略之甚邢為主焉爾補曰為主也凡會盟以國

地者其國則左傳所謂地地主曹曹必不為主但邢能

謂之為主矣疏以公會鄭伯于曹曹必不為主但邢能

教齊今盟于邢故知歸功於邢以為主不謂盟國都者

例能為主案疏合下三句為解非此句之意此句正為

會盟國都者見例特大概言之原不必皆主會主盟上

年盟于齊脩桓公之好惟彼一事當是地主主盟耳

冬楚人伐隨隨國也

此申足上意言邢是小國而有為主之文何也以前會

與狄人共救齊故盟則為主救齊既善盟善可知狄進

稱人亦同前義可知傳但論其事不復釋義者從前

傳悉包之也王引之曰下其字衍文蓋涉上句而衍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補正已見義仍從桓稱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為盟主故序齊上鹿上宋地補曰此本杜預外盟不曰此又

不月者與十九年盟齊同義

夏大旱

傳例曰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補曰注引傳例固是但此時得雨亦不言雩龍見常祀不志也

時正也

非補曰疏曰非八月九月而雩者皆書時以見非正書秋書冬是也其早則例皆時何者早必

應月非一月之事故書時為正也宣七年秋大旱亦蒙例可知文烝案六月乃常雩之時竟六月無雨故得謂之旱宣七年則竟九月雩不得雨謂之旱也若非盡夏秋一時之久而不得為旱矣不言不雨者為災也左傳曰是歲也饑而不害張大亨曰志大旱而不曰饑者荒政行也趙汭曰歲猶有人也陸佃爾雅新義曰春秋於僖初書雨已而書雩已而書旱公德衰矣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雩

雩宋地雩或為宇補

曰楚於此始書子而後文獻捷職祀圍宋還書楚人從其常文則此書子者乃特筆以見義下年傳曰不願其

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明宋公強致楚君自取執辱故
書楚子以顯之○撰異曰雩范見或本作宇左氏作孟
公羊作霍徐彥曰左氏作孟穀梁作雩蓋誤或所見異
錢大昕曰孟有吁音雩亦有吁嗟之義故字又轉爲霍
猶左傳蔡公孫也執宋公以伐宋補曰不言楚執者公羊
也文烝案此不言楚不疑其非楚與昭四年會申執徐
子異文者此一傳一時徐又夷也彼從盟賊執曹伯
之正例此以重辭也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
爲變例此以重辭也然則以有二義矣國之所
衛傳皆曰以重辭也尚有內爲志一義范失之所
重故曰重辭補曰尙有內爲志一義范失之所

冬公伐邾者惡事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楚稱人者爲執宋公貶補曰注用公

兄宋致其君乃招執辱自餘即復以書人爲平文高澗
然曰蒍聘之前書爵惟會特文餘皆恆辭書人焦高
說是文承伐宋而言使亦不疑其非楚君也書宜捷軍
申者以其來我故得錄名與蒍同義傳於彼發之捷軍
得也補曰重發傳者此所其不曰宋捷何也據莊三十
得非蒍嫌異故也

來獻不與楚捷於宋也捷中國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會零之諸侯補曰薄宋地史記宋世家作亳二

景公曰薄宗邑也明薄卽亳矣會者外爲主焉爾補曰

重發之者以釋者是公嫌會非是外爲主故發例以明

之文丞案疏言釋者是公非也傳重發外爲主之例正

釋宋公補曰此經各本誤跳在傳會者外釋不志此其志

何也補曰內獲言歸之霸國執有言歸復以公之與之

盟目之也補曰以公在故目言楚之釋齊履謙曰零不

言楚不與楚專釋也何休曰春秋以執之爲罪不以釋

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鄭君釋之曰不

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

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補曰何既失之鄭又非也不與

楚專釋與上以公盟目之文意不相屬公羊所云不可
通於傳胡安國引傳文以公羊爲誤胡氏是也傳言不
與專釋者明非楚所得專執故亦非楚所得專釋也傳
但解經釋不言楚則上執不言楚亦包其義上執無傳
故於此特明之焦袁熹曰楚執之楚釋之不言可見其
事著也無楚執楚釋之文不使夷狄得加於中國其文
隱也李光地曰立文如此真可謂婉而成
章文烝案盟不致者會夷狄也宋蜀皆同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補曰不致者言伐言取事
尤惡左傳以須句爲國邾
滅之而公反其君劉敞胡瑗孫覺葉夢得趙鼎飛呂大
圭黃震李廉皆以爲無此事○撰異曰有字各本脫今
依唐石經補正句
公羊作胸後同

夏宋公衞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升陘魯地補曰戰則是師

師例○撰異曰升左氏或作登案左傳凡升
下字皆用登陘玉篇邑部引左氏傳作鄧內諱敗舉
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

也補曰案左傳戰者公也重發傳者齊大國稱師邦小國稱人嫌有異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補曰

傳楚人亦楚子也宋主楚客故以宋及日事遇朔曰朔以晉楚之戰例之又當內宋泓宋水名

補曰日事春秋三十有四戰補曰案春秋書戰者二在日例者

四十而云三十有四戰者蓋去夔林箕賈戎交剛長岸

檇李不數六者皆略書時故也補曰大原蒙上月故

亦併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補曰言自此

此立文者三十三年秦稱師而為晉人所敗亦是以師

敗乎人彼晉人是晉君亦與此楚人相似但以彼文直

從敗狄之例故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補

不據為義也王逸楚辭注倨簡曰驕謂若齊頃公敗於鞏也頃公與

四國大夫戰不如此以楚君稱人傳亦大概言之耳文

子曰義兵王應兵勝忿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

兵敗貪兵死驕兵滅補曰傳倒句以便文言責之也補曰若不責之則

何也補曰師敗不言尊敗省文

師或可稱宋人敗
績如衛之於齊
泓之戰以為復雩之恥也前年宋公為楚所執

補曰楚伐宋而宋
與戰欲復前恥
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

喪執滕子圍曹為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

王成王怒而執之補曰明上四事皆譏文淮南子曰侯

喪其霸也不說伐鄭者在會雩後略之家鉉翁以穀梁

抑宋與楚為陋穀梁但言成王怒而執之何嘗與楚哉

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

人而不治則反其知補曰反者反求諸己改行飭躬也

宜自反之也春秋以忠恕為教正己而不求於人因人

而益求諸己徐幹中論曰怨人之謂壅怨己之謂通又

曰孔子制春秋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過而不改又

若此理也傳中多以人己為說唯是尤深

之是謂之過又復補曰此用論語襄公之謂也補曰張

子以為疾疾雖甚而德慧術智古者被甲嬰冑補曰甲

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者也

也曹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補

興國若齊桓伐楚也征無道若湯伐葛文王伐崇密也

夫湯文之事義兵也齊桓伐楚近乎義兵者也宋襄報

其恥則始於貪兵卒於忿兵雖曰應兵實類驕兵也二

十八年下胡安國曰春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

人土地詩云不伐不求何用不滅不伎則能慇慇不求

則能寤欲然後貪憤之兵也矣成二年下亦云然程子

說詩及朱子說詩初解皆同論語引之則又學者

之事也傳言自取之恥不宜報明泓戰有敗道宋公

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補曰公羊曰期司馬子反曰補

疏曰麋信云子反當爲子夷文烝案虞說可從夷之爲

反形近而誤也左傳公子目夷字子魚傳固不必全同

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若僥倖也補曰言鼓

者何休謂軍法以鼓戰以金止險者左氏公羊謂楚人

未盡濟說也疏曰以小敵大克之不名微幸王念孫曰

注疏皆非也宋非楚敵但可僥幸以取勝耳無猶襄公

莫也乘其在險鼓而擊之以取勝莫有幸於此者襄公

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補曰推須其出補曰出險

者盡濟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補曰公羊宣十二年

長尋曰旄纒旄如燕尾曰旒加文章曰旒錯革鳥曰子

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補曰謂乘其未成列鼓

有不幸於此者左傳曰勅敵之人隘襄公曰不鼓不成列

而不列天贊我也兩幸字之義疑當更疊而後擊之

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何休曰即宋公身傷當言

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重子師也即

成十六年君釋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

也此言君之目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為敗矣今宋襄公

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所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

績也傳所以言則衆敗身傷焉者疾其信而不道以取

大辱補曰承上詳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補曰孫子

法十則閉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少則能守

不若則能避之王念孫曰能猶乃也言宋少於楚宜堅

守不戰戰
已可責
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

人補曰墨子經曰言口之利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

而不信何以爲言補曰於文信從人言說文以爲會意

曰信者明也說文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

以爲信補曰呂氏春秋曰所貴信者爲其道所理也各

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凱曰道有時事有勢何貴於勢

宋公守匹夫之狷介徒蒙取於夷狄焉識大通之方至

道之術哉補曰勢者時之所趨孟子所謂待時乘勢戰

國策亦曰時勢者百事之長也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

用兵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兵無常勢

水無常形是其義也又言宋欲以少敵衆當用子夷之

謀合於時勢今又違之重自取辱春秋責之者深程

子易傳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又曰時之盛衰勢

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愚謂春秋之書亦如是○

左傳但言宋襄求霸而公羊言襄之戰得正道君子大

之比之文王於是宋襄列五霸之說於是有商頌美

襄公之說紛紛之論甚不足據若以敗績為正夫子何以言我戰則克乎陸賈新語以為宋襄輕用師而尙威傷之與穀梁合最得經旨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閔補曰閔宋邑○撰異伐國

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前十八

齊之喪是惡也今齊乘勝而報是以惡報惡也補曰胡銓趙鵬飛家鉉翁並謂齊孝公以怨報德此似是而非也宋伐齊喪立孝公自一人言之則以立我為德自一國言之則以伐喪為惡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故當以惡論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桓公之子襄公補曰左傳曰傷

圍緡曰疾重故亦謂重故創何休茲父之不葬何也失

民也補曰失民則失德明矣其失民何也補曰據上言

如晉侯戰韓有失民文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

今亦以失民為義何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莊二十七年稱伯今稱子蓋爲時王所黜補曰杞成公也不名從宿男例

杞於魯非婿卽外孫當時猶以宿薛待之糴子鄭子亦魯婿皆不記卒矣不日者或不正或史略之不葬者或不曾或亦略之自此入襄篇與大國同例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謂居其所不月者王奔異天子無出有外之辭補曰無

於諸侯不嫌與小國同例天子無出有外之辭補曰無出者文無出也凡言出者皆施於奔言出奔爲有出之

文直言奔則爲無出之文王子瑕王子朝是也瑕朝皆天子之臣天子之臣有奔道無出道故文無出天子之

身無奔道故文無所謂奔亦無出也左氏與傳同公羊曰王者無外曲禮曰天子不言出亦皆同也易言王用

出征書言王出郊王出在應門之內王制言天子將出

類乎上帝故皆道其賁之辭春秋之文別自有例斯益
尚禮之舊典策所守君子因而用之以爲一經之恆辭
正例也周不言出猶內不言來或臨天出失天下也
下或臨一國王臣因乎王內臣因乎君
曰天子必巡守然後行故河陽之守全天王之行也
王東遷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爲國風襄王奔鄭不得全
天王之則與諸侯不異故書出也夫子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斯文是作不以道假人傳言失天下闕然如有
未備補曰江注多不明白失天下者卽謂奔也天子無
所謂奔故無出既言出則奔可知出文卽爲奔文奔則
失天下是出者失天下之辭也諸侯言出奔爲失國天
子言出爲失天下事正相類也是時王實出奔在鄭汜
地既非會諸侯之比又與居狄泉不同經爲失天下之
辭自是直文但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內諱出奔言
孫不直爲失國辭王不諱出則明以直文爲特文矣
春秋之辭婉直文質唯變所適傳順經意作解前後皆
相貫通此傳曰失天下而成十二年傳曰一見之謂一
見其文以明其義從魯莊一疑之例寓王風閔周之心
也又春秋聖者之作或一言兼衆義或有義而無文傳
言失天下凡二莊僖不志崩爲失天下蓋以起齊桓之
存周也義之無文者也襄言出爲失天下蓋以起晉文
之存周也義之兼見者也自後頃王亦不志崩周公又

言出始皆居者居其所也補曰此釋書居義兼雖失天

承前為義邵曰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

下莫敢有也成王幾鄭不敢有之以為國補曰邵注未

喻傳旨莫無也有天下也二句說所以言出又言居

之義言天子失天下猶加居所之文者以為君臣之義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天下雖失無敢有之者則居其所

者固自若書出不沒其實書居深正其名也陸渚趙汭

以為禮天子適諸侯避正寢納管綸而館於廟故

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文烝案明年四月晉侯納

王不告故不志高樹然以為春秋即其事其文取義非

備記載之書不必具首尾舊史所無不增益也○嘗以

晉侯夷吾卒

傳曰諸侯時卒惡之也不葬篡文公而立失

德但此從祭侯時卒之例非從宋公茲父不葬之例

之例每歲書曰王在晉矣若後世房州

立王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凡十四年又當依公在乾侯

言出當依狄泉之例書曰王居于晉矣厲流之後不別

疑疑者晉地猶鄭之汜也流亦出奔也苟非特文不可

春秋之義推諸他事溯其異同鄭厲王三十七年流於

春王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凡十四年又當依公在乾侯

之例每歲書曰王在晉矣若後世房州

立王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凡十四年又當依公在乾侯

言出當依狄泉之例書曰王居于晉矣厲流之後不別

疑疑者晉地猶鄭之汜也流亦出奔也苟非特文不可

春秋之義推諸他事溯其異同鄭厲王三十七年流於

正月秦納公子垂耳入桑泉二月入于曲沃殺懷公國語云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疑晉語得之其月蓋此年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補曰日例在宣十五年傳○撰

異曰有字否本脫燬之名何也子燬蕭不名不正其

今依唐石經補正燬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以甚之補曰

伐本而滅同姓也注用何休之本先謂先祖大戴禮禮三

本荀子書皆曰天地者性之本先謂先祖之類之本君師者

治之本周公康叔皆文之昭也邢周公之允也此傳左

氏公羊並同曲禮亦曰諸侯滅同姓名孔廣森曰滅同

姓名唯謂滅周之同姓若齊之於萊楚之於夔彼雖自

爲同姓而於王家則爲庶姓罪猶差輕文烝案十八年

後春秋惡衛至是名燬爲燬之終事意足而文備矣○
此經燬字從無異辭黎錡杜諤朱子乃以爲因下
衛侯燬卒傳寫之誤苟不深考不知其似而非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朱蕩伯姬來逆婦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婦人

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嫌為求歸

為禮故發之文烝案大夫妻有歸宗之禮據此傳則嫁

他國者不得矣或傳并欲為大夫妻明義故又發之姑

逆婦亦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

補曰其姑逆之故於逆稱婦不

非正也

謙與逆婦姜同公羊亦同也後求婦亦從此例故不發

案白虎通曰外屬小功已上不得娶故春秋傳曰譏娶

母黨也穀梁及公羊漢時皆有外傳有章句白

虎所引蓋出其中是說逆婦及求婦二經

何休曰

宋殺其大夫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曹殺其

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為祖乎鄭君釋之曰宋之

大夫盡名姓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師氏不與國人慮兄

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公而死今

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

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曹殺其大夫

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異者甚多隱去

卽位以見讓莊去卽位為繼弑是復可以比例非之乎

補曰何說固無理鄭亦失之祖謂孔父也左傳稱大司

馬孔父又稱孔父為司馬在祖之位此經左氏無傳文

自此殺大夫者四春秋皆不稱名姓此經左氏無傳文

七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左傳謂殺公孫固公孫鄭而樂
稼舍司馬史記謂殺大夫司馬公孫固然則固鄭二子當
依孔穎達說爲孤卿之官而固則以大司馬爲孤其下
又有樂豫爲司馬屬於固也成十五年書宋殺其大夫
山左傳云蕩澤爲司馬謂之子山文八年則明書宋人
殺其大夫司馬以彼諸文推此年所殺明亦是司馬可
知穀梁之說未可輕議而左傳事迹抑亦十得七八矣
此傳二句通四經言之孔父不稱名曰爲祖諱四經不
稱名姓曰以其在祖之位尊之意古者官有世功則有官
諱而四經皆諱者盈乎諱之意古者官有世功則有官
族故宋魚氏世左師之位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三桓
亦各世其位故宋司馬之位孔氏所不忍言也孝經首
章引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匡衡以爲孔子特著
之春秋與孝經同義而公羊以始隱爲祖所選闕亦習
聞尊祖之說而誤也但四經雖皆諱名姓而或直言大
夫或稱官或稱字或稱國或稱人傳或言姓而不言則又
同中之異後當文各論之鄭云罪大者名之而已者謂
山也山稱國以殺不得爲罪大山是字亦非名也疏曰
祖之疏古本或作禮之疏言同姓與異姓不別則於禮
法爲疏也○四殺大夫其文微乎微矣公羊經歸失其
義乃於此年文七年八年造爲宋三世內娶之說甚不
可通宋襄夫人王姬襄王之姊也謂之內娶不亦謬乎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納者內弗受也

補曰國陳事在陳納

發通例此圍一事

也納一事也

補曰國陳事在陳納

而遂言之

怪其異事

有似遂事之辭補曰謂

蓋納頓子者陳也

國陳使納頓

經文不再出楚人也

蓋納頓子者陳也

最圃足楚人納頓子是楚人又非楚人公子比弑其君

是公子比又非公子比事正相類傳以文例特異故言

葬衛文公

補曰屬上生名之失德甚明故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稱子在洮

魯地補曰衛已

葬稱子者未踰年故也三十三年傳曰晉人者晉子也

彼是踰年而未葬傳以子稱之明必已葬且踰年乃得

稱本爵矣杜預以莊二十七年之洮為魯地信八年之

洮為曹地曹地之洮三十七年始屬魯左傳所謂分曹

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也此年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

也以公會目之也

小國無大夫以公與會故進之時

宜善讀之若此盟無衛子直是公會之則本可不目言
其人當從包來之例稱莒人不當從書獲書來逆書來
奔之例稱莒慶今得曰言者以公之與衛子會之故目
之傳不言以公之與衛子會之但言以公之會者傳意
特大概言之亦以下傳於衛甯速特發其義故此不具
說注未二語即木下傳其說是也莒慶與衛甯速無異
義但莒無大夫因事目之則直以國氏此其異也何休
曰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婿之義杞伯縉子皆無尊
敬之文何說非也不致
者會惟兩君從離會例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地補曰即隱二年莒所入者後屬魯故桓十六年城向
後又媯莒故宣四年取向○撰異曰速公羊作邀案邀
者籀公不會大夫補曰謂不書氏名也隱八年傳曰不
大夫皆其曰甯速何也補曰據翟泉曷澶淵大夫皆稱
同義其曰甯速何也補曰內君外臣特相盟會其文
皆沒公自參以上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補曰外亦
不沒公則宜稱人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補曰外亦
伉為嫌故可稱氏名
以會也不致與洮同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雋弗及

補曰雋齊地○撰

作嶺陸涓纂例曰公羊左氏或作鄒左氏音義戶圭反

一音似轉反公效音義皆又破空反段玉裁曰似轉似

充字當作雋非也弗十行本左氏

誤作不集勞得呂本中所見已然

陽處父以前有將尊師少

而稱人者傳但大概言之

之追之非正也

補曰不煩至雋急解也

曰文承追齊師之下即云至雋是

急辭也據文與公追戎于濟西異弗及者弗與也

信和注十一

二

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

曰師者通稱不別之辭故為大追而弗及者公也不得

仍言齊人也凡大夫將師少稱人衆稱師專稱也敗稱

于師之類通稱也齊履謙高澗然得之弗及內辭也及

者若曰我自不及耳非齊不可及補曰注非也此承上

言不今變文言弗是爲內辭若曰齊師已去追之弗及
非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實至駕下加言弗及則其不
敢及亦足見矣此所以爲內辭者追既非正又不敵及
不可言也凡言弗皆內辭非竟內兵不致者既弗及若
猶未出竟

夏

齊人伐我北鄙

補曰許翰曰齊孝圍宋邑又侵伐魯不
業所以墮矣文烝案齊侵伐魯不西則北齊魯之西皆

濟水也魯之北岱也岱陰齊也國語說齊桓公地南至
于陶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鄆管子陶作岱
河作海江永約計魯竟以爲北與齊分泰山西與曹分
濟水南近邾滕西南至金鄉魚臺單縣鄰於宋東跨蒙
陰抵諸城淄海東南鄰於莒案此皆非齊魯初封之竟
也晏子存秋云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管
子說桓公云地方三百六十里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
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史記云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
四百里孟子諸書則謂公侯地皆方百里孟子又云今
魯方百里者五周公封
魯大公封齊皆方百里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補曰公子遂莊公名也東門襄仲何休乞

重辭也莊曰人道施而不有讓而不取故以乞爲重重

重請爲說求乞二文所同非乞文所獨也重者重師傳

於成十三年明言之公羊曰乞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

內同若辭重師也杜預注曰乞不保得何重焉重人之

之辭釋例曰凡乞者深求過理之辭而乞也上言師所

死也補曰申非所乞也補曰非所乞而乞也重於師願前

乞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又申重人之死

也公羊兩不必作不正論語曰子之所慎齊戰疾史記

趙奢謂其妻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破趙軍者必括

也亦得此意董仲舒曰僖公親任季子國家安寧季子

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趙鵬飛曰僖自

公子友卒而用公羊遂善惡判矣張洽曰僖公初年頗

有意於治國務農閔雨國以般富中年以來民事既荒

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遠乞師以刷其恥孔

子罪威文仲竊位蓋爲其從公子遂如楚爲國無謀也

使其立展禽以爲政所以輔億公者必有道矣文烝案

書曰知人則哲安民則惠所謂皋陶謨可以觀治也僖

以能安民得之以不能知人

失之左傳此行有賦文仲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誘戎蠻子殺之不名○撰異曰兩

穀梁夔子作夔人誤也夔國也不曰微國也

此有以歸文又在時例明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傳者前敗中國書月書名此滅夷以歸者其義多端中

國獲王臣則諱為王臣諱也夷狄獲中國則諱為中國

則亦諱諱中國之暴也此專施於入滅者也夷狄獲夷

狄則亦諱諱夷狄之盛也亦專施於入滅者也王臣非

冬楚人伐宋圍閔○撰異曰閔左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

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補曰吾將用之非道用

師也楚人出師為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兼書

未至又道用之於是惡其視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稱人者楚未有大夫未得稱師楚自道用之故從

文楚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補曰楚稱師以公之以之舉其重者也何休曰稱師者順上文以者

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

雍曰兵不

詳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安有驅民于死地以共假借之殺乎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彼據外此據內故重詳之文

注未了說在桓十四年

公至自伐齊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以蠻夷之師伐鄰近

大國招禍深怨危凶之道補曰以夷伐鄰伐而又取皆惡也疏曰莊六年公至自伐衛傳曰見公惡事之成也與此不同者互文起義其實此亦見惡彼亦危之文案傳固互文而此則危之意為多故言危之與彼略異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補曰無虧既死則昭爲正故書日○類異曰昭或作照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補曰危之者潘繼兄而立雖得正危道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人者楚子也

補曰諸國君

上足明其爲楚君

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補曰從

謂此之書人所以爲常文非

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

狄而伐中國也

何休曰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

時晉文爲賢伯故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鄭君釋之曰

無賢伯又何據而當貶之邪甯謂定哀之世楚彊盛故

諸侯不得不從耳江熙曰夫屈信理對言信必有屈也

宋楚戰于泓宋以信義而敗未有關也楚復圍之我三

人行必有我師諸侯不能以義相帥反信楚之曲屈宋

之直是義所不取信曲屈直猶不可況乃華夷乎楚以

楚而屈宋春秋屈其信而信其屈貶楚子于兵首則彼

碌碌者以類見矣故曰人楚子所以人諸侯補曰疏曰
鄭云無賢伯范言楚彊盛者二者相接也為當時無賢
伯楚又彊盛故諸侯不得從況之戰傳譏宋公而江
熙云宋以信義而敗未有關者據宋不能量敵強弱致
師敗身傷故譏之其於信義實未有所關而楚復圖之
故貶楚子也文烝案江注以義相帥帥當作師轉寫誤
也江用公羊為說不可通於傳疏曲通之非也傳但論
華夷豈論曲直哉諸侯信義明秋而伐中國故人之以
以前君臣稱人其常文也非以種人特為貶楚辭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地以宋者則宋得與盟
曰宋方見聞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杜說是也范注
本何休何氏以此盟歸功於僖因有是說不可依用葉
夢得曰盟于宋之國外是亦宋矣文
烝案此與曹南不同不致與補同

僖補注十一

終

大千七百八十一字
小萬二千八百字
相注無

春秋傳公經傳第四補注第十二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稱晉侯忌也鄭嗣

衛並有宿怨于晉君子不念舊惡故再稱晉侯以刺之

補曰詩曰維予胥忌毛傳曰忌怨也說文曰忌憎惡也

再稱晉侯各爲一事明其既怨憎於曹又怨憎於衛凡

有舊惡無不念也常例當言遂伐衛爲繼事辭張洽曰

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文公君臣之規模也故先侵曹伐

衛若以大義興師則當先於乞師伐齊之魯從楚國宋

之陳蔡呂大圭曰從楚圍宋者陳蔡鄭許也晉乃舍而

攻曹衛者陳蔡鄭許通楚者也曹衛邇宋者也楚始得

曹而新昏於衛時方圍宋晉欲釋宋之圍致楚而與之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刺殺也內諱殺大夫故謂之刺

以爲文公終始徇私報怨得之矣

戰也文烝案二說深合事情而晉文初念實主脩怨故

經以忌爲義張洽又據左傳事迹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買子叢也爾雅曰戍邊也韓嬰詩傳曰戍舍也毛曰守

也莊十七年何休注曰以兵守之曰戍說文人部伐戈

部皮並从人持戈廣韻戍從人荷戈王筠曰廣韻所據
是也詩何戈與戩又役之古文作役從人皆同意
李巡爾雅注曰卒事之已也范注刺殺爾雅孟子言
刺人而殺之則二字亦微異內諱殺大夫謂之刺木公
羊諱者經例因史例也明堂位說魯君臣未嘗相弑
本謂未嘗相殺皆魯史舊法也晉語曰刺三郤刺樂盈
亦本晉史辭賦刺取三刺之法本杜預案周禮小司寇
司刺壹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羣臣再刺先名後刺殺有罪也
曰訊羣吏三刺曰訊羣臣再刺先名後刺殺有罪也
稱人以殺也有罪故不日卒見惡之例不發傳
者刺儂重舉正例此亦從例可知何休曰內殺大夫例
有罪不日無罪日公子啟曰舊解云公子啟即公子偃
外殺大夫皆時日公子啟曰舊解云公子啟即公子偃
啟書曰者啟無罪今觀上下文勢理恐不卒戍者可以
不然猶襄二十三年傳引蘧伯玉曰耳不卒戍者可以
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補曰不卒
時既聽察其辭而斷獄弊訟麗法議罪者也不之一字
律之定論經之通例也至於公之附楚以敵晉經所不
論既戍矣則以不卒戍為罪也公子啟解其義而其
可知左氏公羊徒滋曲說而後世史書但云某官某有

罪棄市或云有罪自殺則以實事爲虛辭矣。○史記漢書以來以天子爲本紀編年記事取法春秋雖視古經爲繁不若古經之密至於言罕褒諱申無黜陟史通所論更不必言也。

楚人救衛

補曰鄭玉曰見晉伐所必救能致城濮之戰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入者內弗受也日入

惡入者也

補曰疏曰重發之者以晉夾初惡入中國故發傳以明之

以晉侯而斥

執曹伯惡晉侯也

惡其忌怨深補曰凡諸侯執諸侯稱爵斥執者皆是惡之之辭傳并明通

例也晉文執曹伯執衛侯兩文相對甚明解此以見彼

昇與也

補曰公羊同爾雅作予祭統曰昇之

爲言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昇宋公也

昇上與下之辭故不以侯昇公

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昇宋公也

哀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使楚子治其罪今執曹伯不言歸于宋而言與宋人者是使宋公拘執之

補曰此猶桓三年不以齊侯命衛侯也人者衆辭故不嫌也注首二語連上昇與也句作解左傳曰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昇宋人葉夢得以爲此經當日昇宋人田不言田者經成而巳之又謂穀梁不見其事左氏見之

而不能辨法哉斯言且安見左傳必不誤乎傳上文乘
軒者三百人明是因曹風三百赤芾之文誤以爲實程
子曰詩但言其多耳曹國小豈
容有三百知左氏誤者多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

敗績

補曰左傳謂晉侯一戰而霸也時楚使得臣將師

楚無師無大夫故戰稱人也敗稱師與燕同義傳
例中國敗夷狄言敗不言戰舉其大者也又不論其疑
戰不疑戰皆不書日中國雖與之結日列陳既能敗之
則不欲詳之也楚較他夷狄爲進故不直言敗楚師而
結日之戰得書日○撰異曰齊師唐石經作齊侯誤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補曰宜申以其來我書至此與有大夫
者同文但仍未得氏也楚殺得臣公子

側皆賁軍之將也經自以殺大夫
見義耳文不蒙上不論此等情事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踐土

衛稱子者時衛侯出奔國更立君非王命所加未
成君故曰子踐土鄭地補曰衛子衛侯之母弟夷

叔武也杜預曰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諱會天王也
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盟然則諱之也
實會天王而文不言天王若諸侯自共盟然則諱之也
所謂諱而不正補曰下有王所文會天王可知故可爲
諱也不如齊桓外內有疑文者從桓已足見義又據左
傳是月己酉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
侯爲侯伯在癸丑前五日是則晉文既受命無所可疑
故與齊桓異文傳前言桓非受命之伯則晉文既受命
亦足以明也不致者會天王繇而不正是惡事○說左
傳者謂王官之宰臨盟先同姓後異姓又先衛後蔡春
秋所書會之次非盟之次也案此說欲以左傳合經殆
非也竊意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此是盟詛初行時舊制
則然自齊桓以異姓主盟其制變矣衛或舊在蔡上後
來亦變矣公羊曰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
之最得其實言其序其會則盟在其中矣左傳衛祝佗
稱周府之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
齊潘宋王臣莒期此周人自據舊制記而藏之也至謂
泉鼫之盟長衛於禁則左氏求合踐土載書虛增之也
所以知周府載書非鑿空而泉鼫長衛不可信者彼上
文分魯公分康叔分唐叔云其數典必皆有據而謂
君以軍行則祝出竟若嘉好之事祝無事焉則與經侵
楚之文亦顯相乖刺明彼傳須分別觀之而釋例正義

皆曲說也又此踐土盟左傳譚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與傳言會天王似亦不合

陳侯如會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外乎會不及序也受命于會故書如

會

公朝于王所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非京師朝補曰此發書所例也

詩小雅云自天子所天子之所翼禮云女順命于王所考工記云不屬于王所鄭風又有公所之文彼皆當時恆稱春秋脩辭則別有義例也胡安國曰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亦何必於京師於廟然後爲禮乎古者天子巡守於四方有常時諸侯朝於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塗可以豫備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豫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爲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爲譏正其本之意也文烝索胡云天王下勞者依杜預說公羊以爲致天子傳及公羊皆以河陽爲再致杜說非也此傳與下朝傳互相備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補曰何休曰復歸例皆時此月者爲下卒出也公羊以復

歸與歸爲二故何氏有此例不可通於傳復歸與歸同
奔歸與執歸則異奔歸月執歸時下三十年徐邈說得
之**自楚楚有奉焉爾**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復者復中國**

也歸者歸其所也

中國猶國中也補曰注凡訓中國爲

國策東山之君爲山東古人語多如此君**鄭之名失國**

實有國書爲君故言復也此發復歸通例**鄭之名失國**

也補曰疏曰重起失國之例者以表失國權出入異故傳

發之名惡其藉楚之力故入名以表失國權出入異故傳

衛元恒出奔晉補曰訟殺叔武也告史本無之

陳侯款卒補曰陳穆公也前稱世子非不正蓋不蒙上月

不日義合諸傳例則宜

秋杞伯姬來莊公女

公子遂如齊聘也補曰不應

注於此宜刪

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陳

子在喪也補曰温晉地本温國狄滅之襄王以賜晉文

杜預曰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也宋襄公稱子自在本

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蓋主

會所次○撰異曰陸滄纂例曰左氏晉侯下有齊侯案

今公羊亦有之邾子板本左氏諱會天王也復致天子

作邾人誤唐石經亦作邾子

會天王尤明

天王守于河陽齊景公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也孟引晏子對

所守也所守為守巡之亦為守白虎通曰巡守者巡

者牧也為天循行守牧民也文選注引禮記逸禮亦曰

天子巡行守牧也巡守字經典古書多通用

傳本卷之二

四

行也時實晉文公召王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因天子有

句是也踐土言朝直承會下此再致天子失為若將守

禮尤重故須特為全文注前三語本左傳

而遇諸侯之朝也補曰此所謂全也杜預左傳後序引

汲冢紀年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知

天子巡行守牧也巡守字經典古書多通用

天子巡行守牧也巡守字經典古書多通用

天子巡行守牧也巡守字經典古書多通用

天子巡行守牧也巡守字經典古書多通用

天子巡行守牧也巡守字經典古書多通用

此守即是上會河陽即是温非別有巡守之事但論其事則會即是守論其文則既言會又言守若別有守事

然故曰為若將守而遇朝也李琪引紀年之文云睹此

則尊王之辭信為仲尼特筆李氏以為春秋有迷有作

小事則述舊而紀錄大事始作以制義也左氏公羊以

此守為狩詔狩詔之狩左傳又謂晉侯使王狩皆失之

李康曰此非講武之狩蓋為天王諱也補曰晉下陵而

假巡狩之禮以為辭是矣為天王諱也王上替諱之以

全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日之所照曰陽補曰北為陽温

河陽也補曰晉之河北土田多温亦其一邑耳下

壬申公朝于王所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諸侯朝王

之者蓋欲尊祖禘共其榮補曰言朝于王所不得言如

也京師是足明其非禮重發傳者嫌朝王與諸侯相朝異

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傳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其

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補曰起下目惡以外句

特書日以見非常君子從而取義焉公羊

日其日何錄乎內也非公獨朝何錄之有主善以內目

善補生十二

五

惡以外

主善以內謂公朝于王所目惡謂謹日此猶桓十三

年傳言由內及

言曰公朝逆辭也

而尊天子

公朝于廟

若

則當言公如京師而今言公朝是逆常之辭雖逆常而

則當言公如京師

而今日言公朝是逆常之辭雖逆常而

順者名之

會于温言小諸侯温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

正辭之盡

天子也

温河陽同耳小諸侯故以一邑言之尊天子故

上言尊天子

覆解上經

日繫於月月繫於時

日繫於月月繫於時

日繫於月月繫於時

日繫於月月繫於時

日繫於月月繫於時

日繫於月月繫於時

日繫於月月繫於時

日繫者以下

繫於月月繫於時

日繫於月月繫於時

日繫於月月繫於時

日繫於月月繫於時

日繫於月月繫於時

日繫於月月繫於時

日繫於月月繫於時

其不月失其所繫也

補曰杜預曰壬

以為晉文公之行

以為晉文公之行

以為晉文公之行

以為晉文公之行

以為晉文公之行

以為晉文公之行

事為已偵矣

以臣召君偵倒上下日不繫于月猶諸侯

以臣召君偵倒上下日不繫于月猶諸侯

以臣召君偵倒上下日不繫于月猶諸侯

以臣召君偵倒上下日不繫于月猶諸侯

以臣召君偵倒上下日不繫于月猶諸侯

以臣召君偵倒上下日不繫于月猶諸侯

以臣召君偵倒上下日不繫于月猶諸侯

子作民父母

以為天下王禮樂征伐出焉朝覲訟獄謳

以為天下王禮樂征伐出焉朝覲訟獄謳

以為天下王禮樂征伐出焉朝覲訟獄謳

以為天下王禮樂征伐出焉朝覲訟獄謳

以為天下王禮樂征伐出焉朝覲訟獄謳

以為天下王禮樂征伐出焉朝覲訟獄謳

以為天下王禮樂征伐出焉朝覲訟獄謳

歌歸焉

天下之人皆繫於天子百世不可易故於功盛

天下之人皆繫於天子百世不可易故於功盛

天下之人皆繫於天子百世不可易故於功盛

天下之人皆繫於天子百世不可易故於功盛

天下之人皆繫於天子百世不可易故於功盛

天下之人皆繫於天子百世不可易故於功盛

天下之人皆繫於天子百世不可易故於功盛

事偵者既謹

其日又去所繫辭微而義切矣左氏不得

其日又去所繫辭微而義切矣左氏不得

其日又去所繫辭微而義切矣左氏不得

其日又去所繫辭微而義切矣左氏不得

其日又去所繫辭微而義切矣左氏不得

其日又去所繫辭微而義切矣左氏不得

其日又去所繫辭微而義切矣左氏不得

其說又無從益

其月故其傳亦遂於冬下直述經文而

其月故其傳亦遂於冬下直述經文而

其月故其傳亦遂於冬下直述經文而

其月故其傳亦遂於冬下直述經文而

其月故其傳亦遂於冬下直述經文而

其月故其傳亦遂於冬下直述經文而

其月故其傳亦遂於冬下直述經文而

其說又無從益

其月故其傳亦遂於冬下直述經文而

其月故其傳亦遂於冬下直述經文而

其月故其傳亦遂於冬下直述經文而

其月故其傳亦遂於冬下直述經文而

其月故其傳亦遂於冬下直述經文而

其月故其傳亦遂於冬下直述經文而

其月故其傳亦遂於冬下直述經文而

繼以丁丑云云疏漏之意則善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補曰稱人以執執有罪在晉文

文皆相對一年之中一人之身六稱晉侯而一稱晉人

同文異義異文異義於此為信案左傳衛侯先期入叔

武喜而走出前驅射而殺之胡銓以為此康誥所謂兄

大不友于弟與父不慈子不慈弟不共皆民彝之不可

泯亂當速由文此入而執溫渡河入衛也溫在河北京

師及衛在河南案左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

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此晉侯入衛之後聽其訟於

衛也又曰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

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真諸深室此正說經文也又曰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此說下經文言咺訟既直乃得
書其歸也夫咺在晉而衛侯得與訟則咺從晉侯在溫
即隨入衛可知也王在溫而歸衛侯于京師則是時王
將反京師可知也左傳並載於會溫後又其後舉王守
公朝二經乃是補序前事故以是會也一句為更端也
又以壬申公朝丁丑圍許二句相接壬申至丁丑六日
明入衛等事皆中間四日事也杜預其不言入何也日
並以為十月釋例又疑是十二月也

據曹言入不外王命於衛也衛者自外來伯者以王命討歸

之于京師緩辭也辭問容之故言緩補曰與成十斷在

京師也補曰申上緩辭意明得正天子爲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補曰此公羊所謂君入自晉晉有

奉焉爾補曰嫌霸者與凡諸侯異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

所也補曰大夫爲國體與君共國復還居位則皆

諸侯遂圍許故共圍之補曰此本杜預遂繼事也繼事會

霸者之事故詳之也疏曰會溫已訖中獨有事或恐不

相繼故發傳以明之謝湜曰諸侯朝王許獨違命書遂

外自今年春自北而南夏自南而北冬復自北而南明

曹伯襄復歸于曹三月爲晉侯復者復中國也復例者此

未復而言復將陳其義故重舉以同之曹伯
天子免之
本宜言復以其言復於國許前獨為變例
天子免之
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
于許即從反國之辭通王命

遂會諸侯圍許

補曰段玉裁曰左經亦作圍許傳作于許者謂會諸侯於國許之師也彼時曹無師

遂繼事也

補曰疏曰恐破釋而遂與常例異故重發之文也經通王命言復使若身既

反曹自曹來會不可直言會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

也

補曰重發傳者此朝而不言朝其曰來卑也補曰葛

來亦未得爵命而稱朝此謂卑賤之故直言來矣公羊

曰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即襄十八年注云不能行朝禮是也文烝案公不在亦得言來者葛盧未

公至自圍許

補曰此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之例若無圍許事則會溫再致天王亦不致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

泉

翟泉某地補曰當云周地即昭二十三年之秋泉也

案左傳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

子慙皆大夫也惟蔡無名氏或是闕或卑者也宋序齊

上孔穎達謂公孫固為大司馬尊也自晉以下皆稱人

者傳例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故不稱氏名

也左傳以王人為王子虎是否未可知不日者晉文不

至諸國皆大夫既序其人則去其日亦所以略之不致

順略文○撰異曰左氏無公字左傳有之陸淳纂例唯

云公羊作公會翟公

羊作狄二字通用

秋大雨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陽氣之在水雨則溫

劉向也漢書五行志劉以為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

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

寒泉則為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

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僖

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

陽之象見臧琳曰范注當以此

補正之文烝案不月者蓋歷月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

元咺訟君之罪于伯者君忌之使人殺之而後入案宣
九年陳殺其大夫泄治傳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或殺
也此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凡稱國以殺大夫或殺
無罪或罪累上參互不同略當近半然則稱國以殺有
二義泄治忠賢而君殺之是君無道也衛侯雖有不德
臣無訟君之道元咺之罪亦已重矣然君子之道譬之
于射失諸正鵠反求諸身衛侯不思致訟之愆躬自厚
之義過而不改而又怨忌上下皆失故曰罪累上補曰
疏曰言有二義者殺無罪全在君罪累上上下下俱失
文烝案注說甚正然非有二義也傳意里克不鄭父元
咺甯喜之屬罪惡固不可掩而春秋書之專以罪君大
夫之罪經所不論罪累上與殺無罪其例無異特以里
不之等究不可云殺無罪故謂之罪累上非謂君子有
所分別其間同一稱國之文而有二義也此重發傳者

里不弑逆嫌與異也又言以是為訟君者言經著累上
之辭者以是為訟君故也訟君者致殺之由君臣無嫌
是不待言但其罪自在君上春秋之義主於責己不主於
殺大夫則其罪自在君上春秋之義主於責己不主於
責人注言譬之於射者是也故為累上之文也傳明言
訟君而陸洵論上執衛侯之傳以為不知有與元咺訟
事何謬衛侯在外其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
之甚

後入也

補曰胡安國曰此春秋誅意之效也救事誅意
漢人語公羊言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以

此傳及殺陽處父
傳觀之較然明矣

及公子瑕公子瑕累也

補曰孔父已言累重發傳者非以
君及臣又非必先死嫌非延及坐

也以及尊及卑也

補曰重發傳者非以君及臣公子又是
貴稱嫌兩臣無尊卑專是延坐非訓與

之及也據左傳元咺立瑕為君瑕實不
成君經不以為君與王子朝奔楚同

衛侯鄭歸于衛

徐邈曰凡出奔歸月執歸不月者奔則國
更立主若故君還入必有戰爭禍害所以

謹其文執者罪名未定其國猶追奉之歸無犯害故例
不月補曰舊為君不言復歸者高澍然曰拘於京師而

歸不書後內京師也高說最是國內皆王土言歸又言復則嫌若有外故曹成公亦同也曹共公特奉王命耳本不在京師故未復言復以見義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補曰近上介兩來魯新結親好今此用師特來

也。嘗論魯之史記書內事皆有體書外事皆承告不

漏不。其文辭矣有并削去其事者觀於所書皆可互見

既約其位不書公至不書納幣來納幣不書來勝勝他

如公即子生不書天王不葬內弒君不言圍邑取邑之屬

秋不卒變之三不葬內不言戰外則固悉書不削用還

是也。若其不可以書不書互見者則固悉書不削用還

魯史舊章史所書亦書雖細必載內事如公子慙出奔

齊外事如介人侵蕭之屬是也。史所不書亦不書雖大

弗紀內事如公子友以僖公適邾不書外事如齊雖大

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師伐晉納晉文公不書之屬

是也。諸王崩皆書而莊僖頃不書襄王之出居鄭書而

城入王城不書惠王之處鄭入王城則悉不書皆因舊也下

三十二年徐邈注所謂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者最為
平允得實而陳傅良趙訪每以左傳事之不見經者臆
求聖人書不書互見之旨則介人用師孤文細事左傳
所無經亦何所互見而存諸雖有發明適滋纖繞學者
未可以其專門鉅製而輕信之矣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補曰周天子之宰通於四海
補曰

復發傳者前是會此是聘嫌異故重發之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尊遂乎卑補曰疏曰傳言此者

有善惡故傳分別明之文烝案公子結以辭以辭
輕遂重今公子遂以尊遂卑明其事各異此言不敢叛

京師也何休曰大夫無遂事案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

如晉不當言遂鄭君釋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

專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

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
即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
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廣之於此乎甯
也同而傳異者甚眾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補曰

葉夢得說此經合於傳義與鄭說相發鄭云受命如京師如晉者謂本當言公子遂如京師公子遂如晉各爲一事卽葉云大夫以二事行引盟衡雍盟暴之文是也鄭云同周於諸侯叛而不尊天子者謂再出公子遂連文並書見其並出命而並受命則似叛京師卽葉云疾不專於王是也鄭云尊周使若公子遂自往然者謂以繼事之文別其尊卑其義明其不敢叛其辭則從入鄭之例卽葉云諱爲之辭若大夫之專事然是也然則此爲不敢叛入鄭爲不受命辭同而義異所以不嫌者葉氏曰大夫之遂有曰盟曰城曰入者矣聽於人則可盟兵在己則可城可入此遂而可得爲者也內大夫如皆聘也必有禮焉非遂之所能爲也案葉氏此論最明確公羊兩傳皆曰公不得爲政蓋未達乎此○許翰曰若意其遣使京師必以有故於晉非是則未往說經者不當如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曹田補曰公羊曰晉侯執曹伯

爲晉分曹地子魯也書取者魯使人取之據左傳國語臧孫辰賁往是與盟病入祀之屬異亦直書之者志其事而略其人故從卑者之文蓋凡直書其事者有此二例矣若祭祀蒐閱之屬則是國之大事其例又殊城築

櫻以配天凡卜郊皆謂不從補曰不從不吉也乃免牲

卜郊曰龜曰卜善曰憤郊特牲曰龜從筮從赤猶三望

也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

鄭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補曰此

駿五經與義文兒詩陽宮正義公羊以為祭大山河海

鄭以淮易河左傳所謂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也公羊高

齊人蓋據齊法齊地在岱陰又東至于海西至于河也

魯因郊而望列國則無郊有望矣賈服杜說左氏曰三

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何休曰禮祭天牲角薦栗社稷

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稷

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縣水沈風磔雨升燎者夏四月

取俎上七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於柴上燒之夏四月

不時也郊春事也補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于郊

三月皆為郊時在哀元年然則明堂位言其最先所卜
月耳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然則明堂位言其最先所卜
以正月為常也左傳例稱啟蟄而郊又載孟獻子曰郊
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而後耕啟蟄在
建寅月是魯又三月為常也竊意子月之郊義專報
本寅月之郊禮兼祈穀蓋周以冬至園丘祭天為報

祭夏正郊祭天爲祈祭魯無圖丘之祭四卜非禮也

故但於子丑寅月郊祭通祈報爲一歟四卜者前月下

辛第四卜則入夏補日卜法亦在哀元年四卜者前月下

正月上辛三卜也又不上辛二卜也三月上辛免牲而三

今此三月下辛又卜四月辛四卜矣而又不從乃於

四月免牲而不郊故曰夏四月辛四卜矣而又不從乃於

時非禮經所以書若使卜從而以上辛郊則亦書也免

免牲亦當在上辛不日者何休所謂不郊則不日也免

牲者爲之緇衣熏裳有司立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

然元端黑衣接神之道園熏者天地之色也南郊天位

牛補曰七入爲緇園六入相似也熏卽纁赤黃色也杜

預曰免猶縱也孔穎達曰縱放不殺之也何休曰禮卜

郊不吉則爲牲作園衣纁裳使有司元端放之於南郊

明木爲天不敢留天牲范注後四句皆哀元年傳文免

牲免牛乃者亾乎人之辭也曰其猶易稱闕其戶闕其

皆先卜云巷無居人凡傳言亾乎人者注皆如此解之皆

爲無以人爲賢人凡傳言亾乎人者注皆如此解之皆

非也王引之曰凶讀存凶之凶與凶者不在也凡言凶乎
人皆謂不在乎人苟子曰不在人是我乎存乎人與讀爲
舉皆也言制皆在邪行也乎體違言不存口莊子曰其
人之證也管子曰邪行也乎彼淮南子曰物者凶於禮
在彼邪也乎我邪行也乎彼淮南子曰物者凶於禮
萬物之中是凶乎爲不在乎之證也禮檀弓曰凶於禮
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荀子曰禮以順人心爲本故凶於
禮而順人心者皆禮也又曰然則闕與不闕邪凶於
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又曰故治亂在
於心之所可也於情之所欲又曰吾所以得三士者曰
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所欲與吾所以得三士者曰
聖人治人而在於得道樂凶於富貴而在此禮祭法是
又凶於爲不在於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美凶其
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美凶其地則不
祭公羊傳曰季子使而凶焉是又凶此爲不在也李
爲不在其凶焉爲不在焉之證也又凶此爲不在也李
光地以爲凶乎人猶俗言不由人意亦是人說是也李
其年反宣三年成七年襄七年也乎人之王氏又指
有司宣八年也乎人之指公遂則皆失之成七年
年傳云其緩辭也曰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然則人
者對天之稱不在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然則人
奈何之意是也乃免牲乃不郊也李光地以爲無可

此無可如何之事也至黃乃復至河公有疾乃復何皆
疾言乃至河乃復亦以著有疾言乃此又無可如何
事也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既爲善之文雖責專命
從疾例則亦無可如何之事也趙汭以爲不得已日
卽傳意也至於定哀不敬之文但言其爲災無道絕非
國無賢君之謂其於乃字之義本不相涉彼二經固無
乃字也凡乃皆凶乎人之辭惟定十五年乃克葬爲
急辭彼與宣八年以乃與而二文相對爲緩急也
者可以已之辭也補曰公羊同注二語本左傳何休曰
讓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

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國君之妻異故明之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帝丘衛地補曰杜預曰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補曰鄭文公也不葬者棄師失民與宋襄同例○撰異曰捷公羊作

接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補曰何休曰不地者起因上侵就狄盟也杜預曰就狄虛帳盟趙鵬飛曰再舉衛人

侵一事也盟一事也文烝案外盟不日此又不月者與二十年盟邢同義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晉自莊閔已前不書于春秋又不言文公之入及鄭

忽之殺何乎徐邈通之曰案詩序及紀年史記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又鄭忽之後有子驪子儀且事出記傳而經所無殊多誠當有不告故不書者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其交好通其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它國之史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闕此蓋內外相與之常也魯政雖陵遲而典刑猶存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獻之實足徵故孔子因而脩之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所

以成詳略之例起衰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少多此蓋脩春秋之本旨師資辨說日用之常義故穀梁子可不復發文而體例自舉矣補曰書曰者正也注因文公論晉事因晉事廣說春秋今更禱而足之不告故不書左傳例如此劉知幾史通曰汲冢瑣語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又曰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子園所說未如何而魯史皆承赴告其理實無可疑君子脩春秋辭有損益事無損益主於因辭明義不以記事爲重公羊所云其辭則罔有罪焉孟子所云其義則罔竊取之而歐陽脩以爲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故據其所得而脩之意亦近是至注謂魯之史策不失常法其說亦確但未詳盡耳案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左傳昭二年晉韓起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賈逵注曰史法最備定四年衛祝佗言封魯公時有備物典策杜預注曰春秋之制由此觀之知魯史記事之法實有王者之禮周公之典迥與他國不同傳稱石尙欲書春秋是其人亦重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滑國也

補曰滑近鄭之國將言秦入虜

國故先言滑國也莊元年言鄭鄆郟邑也亦先言紀國也文例正同耳左傳秦欲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犒其師乃入滑而還于轍稱師以敗也于彭衙稱師以戰也此稱人則師少之文其將爲百里之子孟明視卽敗于轍之秦

師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補曰殽晉山名公

何姜戎微也案十八年伐衛狄不言及而稱人傳曰進之又宣八年伐秦成九年伐晉白狄不言及昭四年伐

吳淮夷不言及昭五年伐吳徐人越人不言及而稱人蓋彼從列數之文此取以辱及卑之義也此役晉君實

親在故不得列數伐吳則楚子主之故與伐衛伐秦伐晉同文也疑戰不日敗夷狄亦不日此日者公羊曰蓋

也蓋惡晉不仁而謹之與得臣敗狄皆爲變不言戰而例○撰異曰公羊無師字殺公羊本又作看

言敗何也補曰殽例兩夷狄曰敗前韓後彭衙秦稱師秦越

也補曰明在敗夷狄其狄之何也非徐狄吳比秦越

千里之險

補曰謂

入虛國

滑無備故

進不能守退敗其

師

補曰疏曰舊解進不能守謂入滑而去退敗其師謂

下脫

一有字蓋疏所據本無進字其舉倚句亦無進字

又記

別本有進字者於後也當從疏所據正本無進字

是為

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補曰史記趙世家

我霸

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又云襄公敗秦師於

殺而

歸縱淫扁鵲傳亦同傳所云即其事也疏以亂人

時縱

暴亂非也秦之為狄自殺之戰始也明秦本非夷

所云

皆狄道也故自殺戰狄秦則遂以秦為狄秦為狄

者穆

公不卒康公始卒至惠公而後日是準諸滕楚莒

吳諸

國為狄文也孫覺曰春秋書敗秦師則甚秦之惡

而狄

秦尚書載穆公自誓則許其改過而新之蓋聖人

之意

惟其事之善否所在耳趙鵬飛鄭玉汪克寬皆各

有說文烝案荀子曰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即公羊文

十二年秦伯使遂傳語而公羊又曰其為能變奈何惟

譏善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數語皆用秦誓

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數語皆用秦誓

文然則賢繆公能變者乃推尚書錄秦誓之意以說春

秋而春秋實無是義書記言春秋記事各不相同公羊

亂其家法而左氏則美穆公用孟明尤流俗之論也

秦伯將襲鄭補曰何休曰輕行疾至不戒百里子與蹇

叔子諫曰

補曰百里子百里奚也左傳無百里奚諫下

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亾者也

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

何知

子之輩皆已老死矣拱師行亦當爲出涉下師行

而誤或云上謂

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

百里奚之子孟明視也同時爲帥者又有西乞術白乙

丙俱見左傳左傳又曰蹇叔之子與師史記以爲西乞

白乙皆即蹇叔之子呂氏春秋又謂蹇

叔子曰申與視高誘以申爲白乙丙也女死必於殺之

巖唵之下

其處險隘一人我將尸女於是尸女者收女

相屬爲義唵者峯之借字音義曰本或作峯說文曰巖

峯也峯高山之峯峯也匡者山邊峯者山小而高廣雅曰

傳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

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

焉二陵即傳巖盜之下也必死是何休說公羊杜預說左

死必於巖盜之下尸女於是也何休說公羊杜預說左

氏皆以為其處深阻險隘故料其必死於此范注本之

王引之曰皆非也言女必在此閒戰死不可在他處吾

將於此收女尸死有定所乃可收也呂氏春秋蹇叔謂

其子曰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師行百里子與蹇

方之岸為吾尸女之易是其證也

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吾師也二子曰

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補曰依孟子書百里奚

虞未滅也至此彼不死則我死矣去虞入秦年已七十時

益年百歲餘

與姜戎要而擊之殺補曰要遮也明在疑匹馬倚輪無

反者倚輪一隻之輪補曰倚唐石經初刻作奇嚴可均

師古曰觶隻也則漢世穀梁本是觶字後省角旁直作

奇音義奇居宜反或於綺反是陸所據范本作奇或作

倚也文烝案方言曰倚綺奇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

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梁楚之間謂之綺公羊作隻輪

何休曰雙騎也明諸字
俱通何父曰皆喻盡
葬足明義公親之傳言
葬備子之明文亦侵伐
晉人者晉子也補曰別委戎言及又下危文公

雖非君猶宜稱師敗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

晉是弱國言戰言敗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

主乎戰也補曰劉向說苑曰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

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

請安秦師襄公聽先軫與兵要之殺擊之匹馬隻輪無

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

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漢書五行

志劉向以爲晉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疆國四被秦寇

禍流數世思士奇曰秦晉自殺之後兵連不息秦遂台

於楚卒爲晉患故春秋於殺戰狄秦而微晉交謀之晉

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焉背殯要秦哉孔廣森曰下

經曰癸巳葬晉文公諸侯之禮遜朝五廟先葬五日而

乃釋哀廢禮佳兵造費不臣不子孰此爲甚

癸巳葬晉文公日葬危不得葬也

補曰危者危晉襄背於

濟桓緩葬故特發傳以明詞義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樓

補曰不致者伐而取惡事也○撰異曰樓

左氏作婁公羊作取叢亦作取鼓徐彥疏曰有作鄒字者孔廣森曰鄒即訾婁之台聲猶壽夢為

乘句讀為穀是也就作叢鼓字亦當讀如鄒叢與諷陔等字並从取古諧聲本同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

箕晉地補曰晉不稱師以敗之者以敗夷狄故略之也言敗不言戰例在成十二年

傳何休曰不月者略微者與夷狄也案當專是略夷狄

冬十月公如齊

補曰孔廣森曰月者蓋公疾而行故危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補曰月者為下薨日

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非正也

小寢內寢非路寢補曰范以小寢為內寢本杜預經

隕

霜不殺草

京房易傳曰君之燕寢不以爲夫人正寢

注左傳曰卽安也服虔曰小寢夫人寢也譏其近女宅
杜亦曰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於路寢疏曰傳發
此例者以隱閔不地桓公非正今僖公雖好卒而沒於
婦人之手故發傳以惡之楊亦謂是夫人之正寢也左
傳八年夫人不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曰寢謂小寢
也案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鄭君注曰路寢一小
寢五又引玉藻路寢聽政小寢釋服之女斷之云是路
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又引春秋薨于路寢薨于
小寢之文斷之云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然則鄭意
以僖所薨之小寢爲君之燕寢不以爲夫人正寢

爲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爲剝剝落萬物
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
霜而不殺草此君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
誅不行舒緩之應也輕謂草也輕者不死則重者不死可
舉輕也重謂菽也輕謂草也輕者不死則重者不死可
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草何爲記
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
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王應麟
曰以論語焉用殺之言觀之乃法家者流託聖言耳文

烝案胡安國疑其與宰我戰栗之對相似王氏因有此論但韓非後五句或非夫子之言而前數語問荅當實有之正穀梁所本

李梅實

京房易傳曰從叛者茲謂不明厥妖木冬實補曰

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頌君作威福董仲舒引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孔廣森曰此於洪範五行屬木不曲直五行傳曰田織不宿餽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實之爲言猶實也實字補曰注解上實則木不曲直實與孫字同意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人名實虛實之實與孫字同意

僖補注十二

終

八千四百零八字
小萬一千五百八十五字
補注九字